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豪傑亡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豪桀亡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王初幷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作

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因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顚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畱三月作

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
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
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
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
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
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
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
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

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爲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瑯邪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

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

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

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以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於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始皇西至平原津而病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

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敎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

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

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爲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會蒙毅爲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

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爲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

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二世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　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

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閭昆弟

三人四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廏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

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衞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

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乃入據陳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陳涉旣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

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爲假王監諸

將以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

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卽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而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旣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

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破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郤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上將軍張耳爲

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

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

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劒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斬

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　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横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　韓廣將兵北徇燕燕

地豪桀欲共立廣爲燕王韓廣乃自立爲燕王　周
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爲王咎
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
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
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
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
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
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

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
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
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
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
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
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
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
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
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
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

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

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

春正月耳餘立歇爲趙王居信都　東陽甯君秦嘉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

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

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

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

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
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
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
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
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
角爲相角弟間爲將以距諸侯　秋七月大霖雨武
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
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
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
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

定陶　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

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

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

弒簡公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是時盜

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
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
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
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
二世曰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
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
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且先帝起諸侯
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
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
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報

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搒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更

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搒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傅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

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爲魏王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

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

懷王遣沛公西入關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

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

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

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

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　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

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
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
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
爲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
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齷齪好苛
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
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
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
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

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

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
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
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
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
爲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
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
二世使使者斬之以狥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
之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
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

轘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　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帀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

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　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戸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

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

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戸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

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

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

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戸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

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
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
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
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
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
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
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
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
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
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

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寛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張溥曰秦始皇十三歲卽位是歲甲寅豐沛已

生漢祖越十五季己巳項籍又生始皇南巡會
稽漢祖時年二十三籍亦十三四耳咸望見歎
息思代其位以强壯好殺之天子田野少年睥
睨於旁卒不及知不能殺也危矣哉秦滅六國
十有五年而亡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蘄自立
爲楚王而景駒懷王孫心項羽相繼爲王者四
而楚復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而趙歇張耳張
敖爲王者四而趙復九月田儋自立爲齊王而
田市田安田都田榮田假田廣田橫相繼爲王
者八而齊復魏咎甯陵君魏豹相繼爲王者二

而魏復燕亥於齊韓廣臧荼盧綰相繼爲王者三而燕復韓則最後橫陽君成中陽鄭昌太尉韓信相繼爲王者四而韓復或謂始皇之惡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曷不盡誅六國子孫俾無遺種然陳勝吳廣固閭左戍長也秦亡於漁陽唐亡於桂林戍卒一呼禍徧四海能爲亂者豈必王侯苗裔哉秦將章邯擊殺周文武臣陳勝楚騎皆被弑田儋周市魏咎項梁連敗死戰略誠不下蒙恬也扼於趙高司馬奏事不達楊熊敗走滎陽詔使斬之邯懼降楚沛公遂入咸陽

夫一統殷盛天下富强其亡非一日而亡也人君自亡之類必先有外敵繼以內亂隋煬帝大業時楊玄感等起兵敗死王世充亦屢奏捷宇文化及忽弒廣於江都隋因以亡以觀秦事何相若也王離章邯降虜於外趙高閻樂賊君於內子嬰雖族高未能自全也司馬貞云始皇有十八子扶蘇爲長胡亥最幼趙高殺其十七兄而立之以暴繼暴宜其速亡然胡亥愚主豈敢望始皇哉平居不辨鹿馬患難惡聞盜賊彼何能殺人殺人者高也高說李斯立胡亥稱其慈

仁篤厚胡亥未成君時尚無暴名自高佐之始為刻深夫智而忍者其忍繇己出愚而忍者其忍為人用繇己出者其忍也可治可亂為人用者其忍也有亂無治始皇狼心虎視日夜謀吞六國積二十六年方遂其志趙高一隱宮賤人挐胡亥用之其亡秦也直三年耳干戈之取天下勞婦寺之亡天下逸勞者累世不決逸者一朝立潰是故趙高之可畏甚於始皇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高帝滅楚

秦二世二年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

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

多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
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
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
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
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
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
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
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
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

城南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
邯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
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
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
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
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
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
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爲我呼入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

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

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

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羽按劒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噲立而飲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

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爲刀
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
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
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
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
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
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
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
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

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
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曰關
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
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
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

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番君吳芮率

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都卽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

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

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襃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六月田榮殺齊王市自立爲齊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

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

亡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

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爲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

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　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項王使趣義帝行其

羣臣左右稍稍叛之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鎭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

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爲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

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閒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

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

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

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爲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爲質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

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二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

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　六月漢王還櫟陽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爲中地北地隴西郡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

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
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
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
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
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
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
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
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
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漢

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卽背漢韓
信旣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
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
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
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
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

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

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
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
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
用足下故信得待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
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
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
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
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
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

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
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
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
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
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
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
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
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十一月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

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
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
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
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
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
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
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
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
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

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

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　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

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

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
閭釋箕子之四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
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
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
示以無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
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
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

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入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

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

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
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
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
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
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
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
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
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
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
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

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

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

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

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

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

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

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

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

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

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羽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
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
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
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
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
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
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
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
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

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度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幷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修

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旣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秋七月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

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

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

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

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
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
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
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
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
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
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
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
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賣己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旣軍於膠東楚大司馬咎守成皐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

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

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
武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羽負
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
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
收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
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
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與罪八
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
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
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

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
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
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
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
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
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
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
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
漂母無資生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

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横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横軍於嬴下田横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曹參擊田旣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爲趙王　漢王

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春二月遣張耳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下楚信不忍倍漢遂謝武涉語在諸將之叛　秋八月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項王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

時也今釋而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
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
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
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
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
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
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
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
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

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　十一月劉
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
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
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
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
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
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

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

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王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馬賜亭

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爲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

王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
封項伯等四人皆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
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畮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
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
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
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
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
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懷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春正月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

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

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
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
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
其勝也今陛下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
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
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
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
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
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
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

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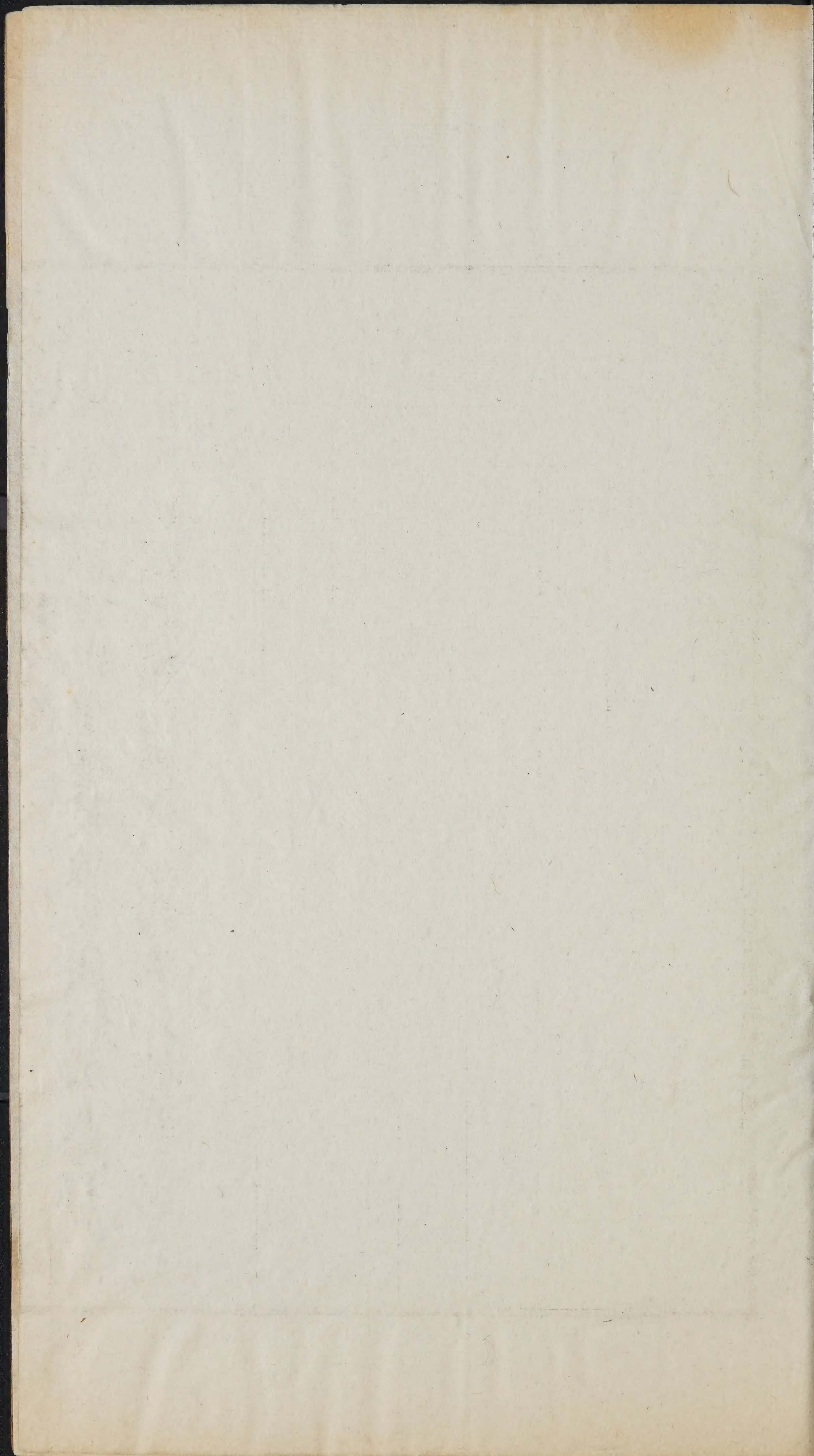
張溥曰楚漢之爭楚可以殺漢王者凡三飲於鴻門一劍之力耳而項王不忍彭城高會楚軍圍漢王三匝賴大風晝晦始得遁去滎陽之困紀信黃屋左纛誑楚楚兵之城東觀而漢王乃出西門後世讀史者未嘗不稱漢王死而能生亡而能存謂爲天授然漢王之得天下從此決

矣鴻門之厄始求大將脫於彭城始欲捐關以東出滎陽至成皐而後戰守之策無一失夫擇大將者爭天下之本也捐地以與人者以棄爲取之善術也可以守可以戰使敵疲於應命者則取天下可以十全矣漢王雖豁達大度方其用兵之始於取天下之術未深其西入咸陽也見秦宮室重寶婦女卽欲留居之樊噲以秦亡爲戒張良以助桀爲言乃還軍霸上及至彭城則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爲楚所乘身幾不免然則范增所云沛公貪財好色其性固難猝

改也逮身更數死父母妻子之不保而後其用人益堅任術益變非獨知己也而又知彼非獨善取也而又善棄張良曰英布彭越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關以東以與三人楚可立破也漢王然之於是隨何使九江而英布倍楚彭越往來游兵絕楚糧食此兩人者間勝楚亦間敗於楚未嘗爲楚大難而楚已困甚若養其全力一舉而虜魏王禽夏說破趙下燕舉齊伐楚者韓信也井陘之役李左車說成安君以奇兵從間路絕韓信張耳之輜重而陳餘不從

項王使龍且救齊且客請深壁勿戰使齊王招所亡城與漢鬬而龍且不用或者以爲信幸不知信因敵施變其智實倍漢王卽使左車與且客之說行未足殺信也魏趙燕齊旣爲漢國漢所獨與戰者楚耳項王雖强豈能以一國與天下敵哉是以迫蹙東城不復渡江羽豈畏漢王哉畏韓信也惟楚畏信惟漢能用信是故其始也惴惴於卮酒之間而其後則抗聲以誅羽之十罪其始見楚兵之集則跳身以走而其後出兵宛葉就食敖倉使項王奔走於滎陽成皐之

間忽戰忽守以坐邀其敝其所恃於人者固而
更歷患難者精也然漢王殺人之術亦繇是益
工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間怨戰怨守以坐激其敝其所恃者犬戎諸侯而

更歷患難者精神發越王殺人之術亦猶是爾

王矣